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楊邦俊士瑋甫
劉之煥長文甫訂

上孟卷之一

孟子見梁章

戰國策士專講利害仁義原也迂濶然求利者得害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此天地間易不得的事理還是

仲尼之徒醒的利害○說到弒君危莫甚矣又宕一宕不爲不多不多不多不厭這樣消息怎敢踏着却緊接未有倒找亦曰要透此事理須得此文法○王只以爲自己曰便了那知以下一齊跟着曰反把王無可免之地自挑危機自己收不住好怕人要仔細曰○義利之辨是學術即是治術太史公程子二段俱有味

王立沼上章

致君之術有該擱的有該因的如此章梁王之語自愧非賢便可用因矣即就他賢字上教他樂此之法以偕字獨字醒之最妙○引詩引書加一論斷煞甚明醒臺池鳥獸遇着文王便飛躍皆僊遇着夏桀便傷心慘目其好歹總不在臺池鳥獸也偕樂獨樂另有事情○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最有機鋒

寡人之於章

移民移粟當做盡心再看王道次第撙節愛養輔相裁成無處不想的到無事不處的妥這纔是盡心民自有餘天不能災比移民移粟算甚麽盡心惡王當下已自無趣又際把害民實事說出令無躲處妙

寡人願安章

承上章來卑爲庖廄二有起名率獸食人又以獸相食與象人而用來襯極妙文法○爲民父母兩提最有意

晉國天下章

爲他要洒耻教他無敵之道要以仁政得民心而彼奪民時一段最要緊所謂識時務也不識此機便生疑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云惟此時爲然便是此章意

見梁襄王章

橫眼一看天下皆嗜殺之君而因得混一大畧故天下莫不與純從今夫上尋韓信登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即此機也

齊桓晉文章

王天下原在保民保民原以不忍之心是心人所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於此大用機鋒以愛財撓上使之從迷而後悟則此心纔得有於巳又以民與禽獸較量使之善推其所為則此心纔得及於人○設愛字與乍見章三非字同機愛便不足王○推先及人便是善推禽獸百姓比量甚明纔見得是不為非不能心為甚最冷令他汗背

○與甲兵是不保百姓的緣故求大欲是與甲兵的緣故孟子不嗔他求大欲只指他不是求法以己力與天下爭則一斷不能服人以仁政施己之民則天下之民皆歸王業原離不得保民○保民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越富教二字仲尼嫡傳非黜富强也乃所以富强也○人都有心而都不覺有偶然觸着纔露一端而隨露隨迷全不得濟孟子設此徵心之法使人各覺有本心即此為天德即此為

王道陸象山以楊慈湖斷扇訟是非明人本心與此同機齊宣既因逆而悟得其本心矣而卒不能推以保民蓋推難言矣有多少阻隔的在不大用功夫如何擴充得去故尊德性而道問學

莊暴見孟章

與沼上論樂同機好貨好色皆借以引君陽明諫迎佛疏倣此〇樂不論今古非遷就之談乃論樂之理也一篇精神全在獨樂樂一節又妙在挑逗王心使

他自說出〇一樣樂具而相告懸殊樂之理明矣如今王之樂即撞舜鐘擊武鼓祇增人蹙頞耳〇則王矣應庶幾

文王之囿章

說了民以為小的緣故則以為大之故了然矣為阱字絕倒齊宣比故事欲怪民而比了個礙着自巳的來此查故事不詳之過

交隣國有章

兩事字都是柔道理柔的恰似不英發而以樂天畏天保天下保國揚之見得交隣原當修睦事小是仁事大是智同謂之道也齊宣客氣自揣不能事人而以好勇自脫謂做不得仁者的勾當盖齊大國也孟子却就勇字拉在仁上〇事人者原是不自去尋非作歹為人之害如有横行害人者政要處他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也大勇即大仁

齊宣王見章

雪宮究是個遊賞所在觀樂字可見引晏子之語字字對鍼〇今也不然一段想雪宮盤桓多日供給煩費民受虧不過之狀與此無異只誦說晏對而齊宣面上忸怩矣復以齊景風之作君臣相悅畜即爲好收拾似即似離絕妙機鋒〇無非事者有趣想雪宮之遊無一個錢的事

人皆謂我章

因事納忠莫一着錯過此章只就明堂起意〇治岐

之政無一處不是保民四者必先更見篤至蕩蕩平平如天如地只是個與民同體而已齊宣託好貨好色以爲既有此好遂不能顧百姓而不知不拘何好只要與百姓同之便自去行王道〇同字是僊丹不問是淨是垢的東西有此一味點鐵成金何也人之所好未有不便於已者人人各遂其便王道在此矣然同字亦是論機括不是論事件若論事件則君民怎得同

王之臣有章

卑爲四境不治做兩個贓坑果無可對顧左右而言他化工之筆

所謂故國章

偌大齊國不見有人都是朝三暮四過路的薦紳只爲他用舍由人左右用事全不曾從自巳眼裏端詳自巳心裏斟酌故流水落花如此不知此何等事體而草草輕易使國中無一個同休戚共安危之人怎

麽使得王無親臣極力醒他○末段承左右大夫文法帶出想是輕易殺人故順便梢到妙

湯放桀武章

君字上加弒字不妥只用幾個轉身把君字丟了只剩下一夫一夫非君何嫌於誅

為巨室則章

大意是說王自己不會治國須靠會治的人兩比俱妙而末節雖字更有不識輕重之意

齊人伐燕章

宣王稱天意可謂說鬼孟子以民情說踏着實地只說民迎的情是避水火則取之不悅可知

齊人伐燕章

前章只說民亦運此章更說動天下之兵既從何處動還從何處止

鄒與魯鬨章

一篇精神在今而後得反之一句上把滿腔尤民之

意倒捲回去

滕小國也章

事人求免乃自盡之術也只要自已做個鐵桶家當城池不可少更要緊在民守玩效死而民弗去何以得此於民哉可為二字着他自討分曉國有金湯非城池之謂也此章意便在上章中

齊人將築章

遷都避難有這典故後來雖至興王起初原是避難

為善二字要看不當專指去邠説生平為善縱然自甘退避到頭終是綿長觀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似乎無奈何卻原是正理

滕小國也章

復就前兩説而並陳之請他自擇各忖自巳身分○春秋之意以國君死社稷為正出奔者猶有興復之望便是此兩項意

魯平公將章

從頭曲折做出個的是臧倉阻住魯侯而忽地拈出天字來全不干臧倉事使心頭之火頓平聖賢着實本領全不吃虧何等擻脫○此豈亦章惇哉叅看

上孟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田　信蓋卿甫
李潷春觀生甫訂

上孟卷之二

夫子當路章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孟子手段從眼力來前與梁之惠襄兩陳此意而此復卷言之曰今時則易然曰未

有甚於此時曰當今之時又曰惟此時為然有惟恐失時急當趂之之意○時字易飲易食形容曲盡莫令勢對文法原有襯墊○此章文法吞吐頓挫曲盡其妙先以文王之德撥動大見精神○紂失天下故於武丁多用盤桓此鍼線細處

夫子加齊章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真實老脚千古聖賢衣鉢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說個四十便見由工夫

也告子先我先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
曾子聞大勇於孔子只論自反就是不動心的主柄
人好勇只是憑氣聖賢却憑理後邊集義不使行有
不慊於心即此意也○入門伴告子便就告子比到
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尋來告子怕言與氣動
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却就這言與氣上
尋勾當都求之於心而使無不得更為不動心之法
○直養無害害字與又害之呼應塞天地就在配道

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面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廢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義生義又要集非可襲襲就是助的心腸行有有字要看一樁不義也禁不得集字原不放一點空政為不如此則餒告子兩無求就是外義○正便要助勿忘只執說吃虧原多在助較論處自明○知言精神在兩害上而生心二字是悟頭尋出言的根源纔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

言上定奪誰知口舌中偌大干係夫子不知言無以知人就是杜禍本塞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眞少此學問不得奈何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〇養氣離不了心知言離不了心萬法固從心生〇此章前邊尋不動心欛柄拿的原穩以告子襯自巳梢帶點舍後邊定願學宗主眡的原准以夷尹堯舜襯孔子梢帶羣賢

以力假仁章

不待大是此章機括伯也是仁只是假力字心字最刻畫

仁則榮不章

辱字惡字是激將法自求禍三字最醒誰知他受用處就是禍患

尊賢使能章

無敵手是混一大略只在得人心各就本國做天下消息一齊扯動

人皆有不章

上章是不忍人之政運天下於掌此即接發人人可能推出不忍人之心來人皆有三字最着力便是道性善供停當人皆有則謂兩不能的覺無理了○乍見徵心尤妙在三非由是觀之該猛然警醒

矢人豈不章

從耻人役起意而布此文勢○反求諸已提人使醒

子路人告章

重與人為善大字到此句纔實填上○事是取而機是與大爐大治陶鑄乾坤只是已字忒難舍舍不得便不肯取何以與乎誇舜之大而標他舍已便是立言苦心

伯夷非其章

各就其事推其心畫出個隘與不恭神來兩不屑定的有力○乃所願則學孔子政為兩聖人各有偏耳偏而為聖者以成色言也成色以無一點塵為足兩

人偏處就是他聖處故其風皆能興起後人孟子說個不由是就孟子願力說不可矮人觀場

天時不如章

天時地利是當時談兵的定論孟子卻以得人心為戰勝之本是大兵法○孫吳傳中亦以得士心為緊要然只是就所統之戰士而與同甘苦設法鼓舞之使戰不旋踵乃一將之事而非總統天下之大道也故此用天下順之字而曰得道者多助孫吳只是術

不可謂道

孟子將朝章

以將朝反不朝生出義意只為破召字許多波瀾然非泛概衆人单為有輔世長民之德者說達尊三見君之外還有兩尊如無有德者輔佐只要自尊尊不將去比論古今尊德者與自尊尊者誰尊誰卑召字全使不得

陳臻問曰章

問之意話雖雙舉實為不受於薛致疑是貨之從無處看出聖賢這樣着眼貨取字極狠極着吾輩遇餽只說是人敬我那知是取我七尺之軀冲天之氣竟被人以幾文錢買了去

孟子之平章

眼看流離心中嗟嘆是誰罪過設法閑談遂使沒處躲閃

孟子謂蚳章

秖大夫是客要發主須用客引〇要說無官守的綽

然須說有官守者

孟子為卿章

以位以路未嘗與言分明着意而應的何等無心待

小人要着他心裏嚴憚口裏怨不得當與簡驩章叅

看

孟子自齊章

兩個人心要味自天子達庶人非泛談見諸事有限

制獨此無等級〇層層轉入越轉越透令人心動

沈同以其章

沈同論燕原無一個齊字故留下機竅以燕伐燕語妙天下

燕人畔王章

陳賈但知周公使管叔是過遂欲以觧宣王忽說出周公之過是宜便暗𠻳了齊宣一段孟子却不饒他轉一步就進陳賈𨍭不得越泛越着

孟子致為章

鄭道說賢不可留只萬鍾二字没地步低看了大賢如何住足〇士大夫凶處不爽利只是個欲富貴儼然縉紳分明是市井賤丈夫三字罵的利害

孟子去齊章

絶字利害客自慇勤那曉的無王命而自為王留便低看了孟子道理要仔細理會莫只憑好意世間好人多犯此病

孟子去齊章

王猶足用為善一句是頭腦而用齊便可安天下是算計十步九回頭原是大人心腸賤丈夫罔賤小丈夫亦小此此道原要活看

孟子去齊章

聖賢憂世原非怨尤謂當此時而豫色非情也謂當此時而實實不豫尤非理也故略以彼此不同時點過即驗古酌今發無不豫之意氣甚振揚若只管愁

去便不是聖賢○五百年二句是槩據此論事過五百年是王者當興舍我其誰是名世見在據已之生與世之時合攏來意氣有餘那得不豫

孟子去齊章

去齊爽利是辭十萬為根脚而辭十萬之故却是初見即有去志此志未嘗要執定不變所云不欲變者不見可變之時也大要聖賢救世的心腸但得可望便不忍遽絶擇主的眼力不見可變終不肯苟就也

上孟卷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葆春道生甫

張閎明公遠甫訂

上孟卷之三

滕文公爲章

道性善二句非兩層言堯舜只是個盡其性也人性皆善人不能自認便把堯舜看做天上人如自認一

認則個個人心有個聖人在離了性那裏再會有道只是習俗埋没既久忽聽此言那能自信這個疑是天下古今人同病不獨世子也道一而已矣寸鐵殺人的本領○信得此言則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話都是做人的榜樣再不怕聖賢只要下狠手做末二句十分激發他○陸象山此心此理一段便是此頭腦故陽明以為簡易直捷直接孟氏之傳討落着這消息下工夫日用學問都從無言之地關痛癢所謂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這頭腦不曾摸着而却言學問縱沉酣聖經貫穿賢傳只是個玩物喪志

滕定公薨章

大凡習俗沉溺既深自已天光不得透露固做不起人來即天光偶露而習俗遮攔以為怪異又主張不起來然只要認得真把得定不止認吾性之善又要認人性之皆善其習為不善是沒有真榜樣觸他榜樣若真一觸便動上下感應原是不爽所可慮者只

怕當衆論紛紜之時自己軟了便大家做成糊塗帳
舉世界無一處得現人生本相此章極力模寫把生
人之初透出固所自盡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
我緊關在此而言於宋心不忘是根苗〇惱人處是
父兄百官皆不欲一段而通場透切政藉此可謂曰
知妙在言表〇觀此便見要做人明知俗眼不喜切
莫和他商量越商量越悞事只硬做將來他們自然
歸依

滕文公問章

論為國便從民事着手此國之本也而民之為道一段痛切淋漓得力在此蓋治民不知民之為道便做出罔民的事民無恒產自無恒心而所以無恒產只是君橫取以不儉奪人耳恭儉也不是截然兩段看古文要得其意○兩仁字相應賢即是仁三代取民都是為仁不富就中又推敲出助來世祿一墊與以禮下墊取民同法○教養並重都是為民而通章之

意養民較重葢有恒産者有恒心禮義生於富足從善也輕易為教耳事理文義俱自了然○井地大略不止說制度俱譯出義意來節節有味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治小人須分田養君子須制禄野原可助國中只得貢世禄外原宜有圭田一夫外原宜有餘夫鄉田同井原自親睦先公後私原別野人樁樁咀嚼其意自見說個潤澤更見孟子不腐人情土俗真聖賢須從此經綸帝王之世其所稱良法如執定點畫

而行之必亂天下張子之講求率未施行

有爲神農章

並耕而食是許子談柄要破他這一句百般調弄而大斷案在有大人之事一段歷舉聖人治天下勾當而追他用心之處抹倒耕字耕且爲與與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但不用於耕耳越噴越醒○許子扳君並耕是以不耕而食爲無事忒自在了豈知人有不同事自不同天下最難的事是不耕的去做有大人

之事一叚是提綱堯以不得舜爲巳憂二節是摹勘憂字與勞心相照從旣得後設兩未得下兩爲憂是空中一拳難字滋味從此取文人筆力到不得○堯舜之憂人看不見舜與禹臯從千載後看事業冠絕便知他是可任的人當未見事業之先亦與尋嘗人一様面貌如何就知是後來能治天下的禹臯而拔於衆人之中則物色塵埃端詳審量真是良工心獨苦以惠忠較論下易難二語開天闢地大議論○許

子之論有神農二字當頭也是太古時原有的不肯厲民意思也好只是並耕治不得天下齊價之說亦是古意而物情豈有齊者孟子論事之理物之情真有用之學率天下而路相率而為偽剖得粉碎

墨者夷之章

大凡教人先就明處引更要就本人身上尋出察宗乃易入而引到上塲却要狠下手從直命處放倒他纔可回頭以所賤事親明知此是他心不能已處就

此引入而彼有此心不能自認是好反用支吾故以二本罵倒無差等之說而復就掩親者之是以醒之夫泚也二句就他心上動之憮然可想○夷子厚葬是墨而儒却自認不出本心來還在墨家住孟子就此良心動處許他是而即以見一向從墨之非教他跳出來非直厚葬一樁而已命之兩字得於言外若只指厚葬是夷子已能的事何消說

陳代曰不章

發揮義理全要頓挫着重處不必多說文字賓主原不以說多說少論如此章枉尺直尋宜若可為發起難端以取非其招不往形不待招而往又以御羞與射比形枉道而從彼則枉尺直尋只以士節論斷不可為矣而末二句打開後門再莫講了位置極妙

景春曰公章

喜怒闗天下似好漢子然使動諸侯處無非以順為法順字有無限曲折葢不有以深中諸侯之心諸侯

那肯信他巧以狐媚借人虎威甚麽丈夫妾婦二字不虧情然亦眼毒○此之謂大丈夫是做自巳的漢子頂天立地全不借人

周霄問曰章

孟子英氣泰山巖巖以順為正是妾婦仕不由道是鑽穴隙這兩般人都是自謂有本領有道理生被罵倒似太刻薄然不如此則自巳没了眼界撑持不住

彭更問曰章

忕論與食人食於人章同機通功易事原是天地間大道理而食功食志推勘更微○人看士是無事的只標出士的事來食自非泰然這段事非具道眼人看不出

萬章問曰章

齊楚惡宋不足論無端冒認行王政不得不辯歷舉古人行王政的樣子則今所少者政是王政以四海對齊楚以欲以為君對畏

孟子謂戴章

設喻最醒薛居州原好只一薛居州奈何說個獨如宋王何連居州站不住了

不見諸侯章

今無不見諸侯者反疑不見為怪來問根據比兩個故事明古不見之義不迫不可見也不先不可見也因摸寫見的面孔而以兩賢之所言明君子之所養無限烟波則要見諸侯除非面皮做主○只為難抹

臉因此難折腰千古留下這一點士氣莫被巧宦的
餬盡○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最耐咀嚼這君子便說
自己意若再指兩賢其味反淺○就摸寫可耻之狀
則不見諸侯原是心裏去不得所養亦是就自心養
之非只據古人高尚舊制也

戴盈之曰章

比喻絕倒把待字一段套數折盡從來悞事都是這
個字好題目當前不便於硬推只說容日識者便知

是沒指望的話

公都子曰章

稱好辯指闢楊墨說孟子不辭辯字只駁好字以為好辯者不知楊墨之亂天下也世到大亂須要人撥而害人之事有有形有無形洪水夷狄猛獸人知其害即亂臣賊子之害人亦知之為其明叛道外也惟楊墨則講仁講義以道術害人心無亂之形而亂更大世人不知究竟只以為不過一家之言無甚大是

非若與他爭似乎好辯若知他這樣利害須掉三寸之舌替聖人把住關口○兩懼字相承政與好字對照以筆舌撥亂孟原從孔出

匡章曰陳章

廉是醫貪的良藥持此道者最患不近人情行不將去反爲貪夫借口孟子最愛此字怕被不通人跌倒故爲此辯非好惱陳仲子○仲子差處是原有居食而故意躲開且尼之居母之食尚避且離是以不居

上孟說約

不食爲廉矣却又不能不居不食口已出題目已做不來了故前曰惡能廉後曰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兩能字相應比蚓更妙非要他若蚓言人做不得蚓也

○如仲子原無這樣兄之居母之食則於陵自是高節螬餘亦足千古

上孟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董　銑沖然甫
劉明俊輔宸甫訂

下孟卷之四

離婁之明章

孟子對時君開口便講先王之道人必謂强君以難
能是迂濶不切於事情處不知治天下離不得先王

之道先王原費盡心思制此不可更易之道因之何等省力不因便要播惡上無道揆下便照樣俗所謂上梁不正底梁歪也此是喪國之象誰為臣子尚得泄泄視之謂之賊三字極厲然不枉時君自認不得賊特為點破纔表出開口講先王之道的似乎強君政是恭敬通篇只一個主意無多支節

規矩方圓章

即上章意不許人讓聖人一步一讓便全非無可中

立的去處臣不法舜便是不敬君君不法堯便是賊民只爲堯舜是人倫之至至是一毫那不得規矩之於方圓畧離怎使得○臣不敬君君便賊民民受賊不過何事不有當身遭横事身後還留罵名說到此處那可不鑒

三代之得章

即古以論今與上章意同見不仁二字忒不吉利有甚麼就不保甚麼

愛人不親章

莫說人難服事若一味自反天下皆歸大學之道治天下國家不向天下國家上求只是修身此不易之理也而有字皆字是甚分數莫草看過三反在三不之後若易而三不在愛治禮之後有禮在前反招奚落便把好心灰了於此不灰只是反求最難然纔得身正○天下歸者實受我無限大恩非比寡德行只空讚嘆也○好人難做四字是大概嘆世非正理

人有恒言章

即上章意只在補出身字見趣序意不重

為政不難章

推論情理又在尋常論政之外見得聖賢不迂腐不得罪三字有作用在要借他撥動天下全以機括論

天下有道章

文法頓挫要尋主意何在此章從恥字發動就他恥心教他不怕强大的道理括仁不可為衆一句作主

與小大强弱字相應如不善看前邊恰似要他受命者書要總通章看意之所在一句一章者意固一點百句一章者意更一點

不仁者可章

自字為主謂人自好敗亡似不情然他走的是敗亡之路非自取而何自家尋死拉不住他单為左說不醒右說不依的發嘆

桀紂之失章

眼見人家毆將民來無人爲湯武却只要白得天下到底只落個大家一齊溺耳七國都亡秖湊得漢高祖孟子真眼力○七年病三年艾喻妙極艾要覺病時用而既病便等不得三年故須無病時畜艾

自暴者不章

專責自棄自暴爲陪耳自謂不能謙虛躲閃人皆憐而恕之孟子定了這個罪名辣的緊○將要說他不居由之罪把仁義各起個最切要的名目然後不由

者真是可哀吾輩味哀哉二字無限淒涼還要自以譾虛躲閃為得計乎

道在邇而章

天下雖大總是有親有長之人人人孝弟真是太平則道之所在了然矣求道者須向所在處求孝弟外更有何事事道非對語○謂道在孝弟人信不及以為道大包舉天下也只把人人孝弟想天下何如而天下無孝弟外之道矣最善醒人

居下位而章

人於行不去處覺動人之難不知還是自己之善尚未真真無不動之理〇不誠是假善善原無假假便非善思誠就是明善〇末語煞的没出路從今後不動處再莫尤人

伯夷辟紂章

天下第一流收了去便是收天下的機括此孟子搜冷的眼目然第一流非王政收不得

求也為季章

單治善戰者之罪前邊用引後邊用墊○善戰原是大功却摸寫殺人慘處教人滴淚遂教人切齒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存乎人者章

此着更冷孟子忒煞有心○能言以後咳嗽也有假誰想眸子還是父母生時原物○觀緊跟聽有意義在言無不有故無不成理就隨觀眸子瞭眊便分虛

實自見

　恭者不侮章

就聲音笑貌爲恭儉的說妙在指恭儉實跡列出而爲恭儉者不待言矣文章之妙○註僞爲於外尚隔侮奪豈在內乎

　男女授受章

天下溺援之以道二句妙解與上章兩者文法同註解好

君子之不章

此心處事以事妥為理故凡有舊典都推詳意義如易子而教之事然亦大概論不可執定死煞圈外註便多事

事孰為大章

單為借口事親甘於失身者說不失其身四句斷定又引曾家父子立養志養口體之說富貴只養的口體修身纔養的志此躍如之旨即就飲食一事論亦

不尊以養口體為是○或謂親如志在富貴奈何夫
志者論人初念執令之為人父者而問之曰爾子為
聖賢孰與為富貴看他如何應

人不足與章

為甚兩不足只因三莫不

有不虞之章

不虞者念未及是而忽以是加之求全者意欲自免
而即就是誣之毀譽之不足憑至此極矣二有字堪

味蓋據常理論得譽者多是人自巧鈎得毀者多是人不自愛曰不虞曰求全似無得毀譽之理而今竟有之

人之易其章

此必有為而言凡言不可輕易要前思後想庶無後尤見事風生的豪傑每易言天下事病總在未遭蹶耳特提此語勒之

人之患在章

總是好勝的毛病特爲點破

樂正子從章

從子敖三字是書法只得發落一番前邊都是襯徒餔啜徒字利害見子敖身邊沒有别的然樂正子亦不至為此特善人平易不曾想子敖不可從耳

不孝有三章

先立案乃斷事之法〇不告而娶最難越是孝的人生死不肯做須大舜的眼與膽纔做得

仁之實事章

仁義禮智樂原包舉萬物經理萬端不止是一家父兄跟前完事然實却在此實者根也单從孝弟為根本萬般道理都從此生父兄前有甦德萬境皆枯

天下大悅章

孝不止於無不是的父母而已要把父母轉到是處此處曲盡心思妙用纔叫做盡事親之道到得把這樣頑嚚的父母徑化了所以曉然感動天下不止自

已一家受用而已大字全在天下上取○不得乎親
四句是認題的眼不認到此那肯盡事親之道

舜生於諸章

睜開一雙眼討出千聖真消息南海北海千載上下
此心同此理同也透得這消息當下大了許多○借
舜文見地與世都隔不住非以舜文為主也

子產聽鄭章

聽鄭國之政是書法不是聽政則此事自屬美談孟

子駁他不知為政最確為政不須如此且萬無能濟之理張羅不過來○辟人可也帶此遠致見聖賢眼界莫道說貴賤不分是盛德事

君之視臣章

言自明忠特寇讐之言註費周旋然戰國君臣另有不同此國不合便往他國非天下一君率土皆臨之義事既不同義自殊焉

無罪而殺章

註自明當避禍者須預避一層莫說尚未到我

君仁莫不章

本原之地清作用自無不善故治國先正其心

非禮之禮章

大人對硜硜小人說禮義原無方體知有禮義便非禮義天下太山喬岳的豪傑多半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孟子特揭此端大有功於禮義○可立不可權政是此等

中也養不章

子弟的品賴父兄成父兄的品也因子弟定先說明養的是賢則棄的自見養有工夫要耐煩棄子弟的只是耐不得

人有不為章

世見遇事便為的以為有為不知有為當從有不為中尋有不為有字要味非一概不為也註解知所擇似未盡此必世所共為且不得不為的事而不肯為

也寧直憑眼力看得破尤須憑骨力把得定天下大事舍斯人誰可爲

言人之不章

言人不善取快已口大傷人心當警醒

仲尼不爲章

此對賢知之病說已甚都從加意來仲尼渾是天性性原高明而中庸怎有已甚之爲

大人者言章

與非禮之禮節同義對硜硜小人說兩必字不好圈外註俱有味

大人者不章

此眼對赤子起出妙義赤子是孩提心就無偽說蓋情識未開不知有機械也非指天命之性赤子無偽時其性雖蒙而不傷到成立後情偽出而性體傷矣大人本領盡民物參天地只是個盡其性而性禁不得一毫詐偽赤子非知存誠只憑他不知有偽故其

性在大人至誠只是不失赤子之心此語要善看○不忍人之心說得擴充赤子之心只取無僞意故云不失乃見世人長大多僞沒一個似其爲赤子時的心遂揭此醒之○赤子離初生未遠其無僞是混沌境界蓋人初生即天地之始

養生者不章

舍是無用其力透極

君子深造章

進而不已進為之方有所持循都切當盖本體在人畧用工夫無不呈露然天倪頓見少縱即亡不為我有故住不穩靠不着須是自得乃為我有應用不窮而非深造以道不能自得○得曰自得自字有境界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意如看晉帖儘覺去來輕重畫畫有理拿起筆來偏腕中有鬼由不得我為非自得也若使筆隨心須日日臨池

博學而詳章

博學是學者本等句當然斷不出本原來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得約○觀此可見不到約處成不得博博約分對不得

以善服人章

欲以取勝於人欲其同歸於善觧得當要服人的服不得人倒是養人的服人此教人服人之法

言無實不章

論不祥而衹以言言上能有多大利害只言而蔽賢

則天下大禍造於舌端卓表此義觸人使覺廿一史明註在焉

仲尼亟稱章

取字有趣聖賢眼别耳别隨處領妙聽滄浪取原泉種種會心○妙在以無本對照令虛名者汗顏

人之所以異章

以人禽分處持論懇切極矣這樣去處而可不存乎去之祇落人形○幾希以一字言之曰仁以兩字言

之曰仁義着落在庶物人倫上○庶物人倫不會有理以幾希遇之而理始出此理不是一定格式舜神明變化無不曲盡纔許得明察就是他存幾希處

禹惡旨酒章

憂勤惕厲天理所以嘗存人心所以不死鮮得當惟各舉其一事尚可商量幾希是性存性以戒慎恐懼列聖皆舉其戒慎之意非指事件也孟子為列聖傳神是白描手

王者之迹章

天下無王而幾希不見矣孔子以春秋存王迹而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義即幾希之理故即史成經以存人道

君子之澤章

孔子之後便見孟子統接舜禹以來自已許的這樣老成萬世果然宗之不以為異言大非誇只是從真血脉上認的明白

可以取可章

兩可以非先後乃決言之見取與死須是一定不可那移繞無傷但屬兩可便不宜做

逢蒙學射章

素不識面之人便知他不殺我親手教射之人不知他要殺我只說子濯孺子事一遍不用把羿比論而羿之魂已自稱有罪矣

西子蒙不章

不說正意就當說正意妙○又妙在並舉一總取義雖有二字是機鋒

天下之言章

此章專為智而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怎會擾政是穿鑿的智者天下多事都因智者聖人甚惡之然智是人性非此何以成物惡智似惡性的性字是智者持論之柄言性以抗惡智者孟子却說不是惡智政是惡他不率性鑿便害性○行所無事四

字非大聖賢枯不出來莫輕看過禹行水是天下第一等難做的事不知費了多少算計多少作爲而因水之性却只是行所無事古來大英雄解紛撥亂都有個因而行之的機括在挑逗幇扶總成個因故曰上治貴因庖丁解牛全不費刀同此意○故字照註解不重故而重利然後面苟求其故却無利字則前邊以利爲本只當做解故者亦儘通

公行子有章

其意倨其詞平待小人當如此合出弔章看莫道真
人無假話

君子所以章

純為不患橫逆說蓋橫逆原是難堪的那得不患只
為自己有個終身之憂在故除此患○人笑胯夫無
丈夫氣那知他意要登壇

禹稷當平章

禹稷誰不服他熱心便把陋巷見得腸冷却知有個

當平世三字那得不忙顏子當亂世雖有禹稷之心怎上得前此章專為陋巷辨是以如是其急註禹稷所以忙也即註顏子所以閑也故於顏子不再解末二節文氣自明○平世以堯舜在上用人圖治論

公都子曰章

這個鄉評人不敢翻孟子却從心地上原他豈不欲有挑得清醒其設心以為寫得苦楚令人墮淚○就不孝條件上細縶沒有章子○楊註好

曾子居武章

話雖平較意實重子思邊子思曾子品格一般只為臣比不得為師

儲子曰王章

至今人情但還有道名頭便要忖他另行事不獨戰國也睭字可想果字更見有話在前邊孟子說何以異却又說堯舜不異此就人字上扯出這段至理原不呌做異若謂堯舜果無異於人能有幾個堯舜堯

舜非異人人自異堯舜耳○孟子言畢儲子聞堯舜二字已心異孟子矣

齊人有一章

富貴利達便是人以為第一等事所以求之者奇術妙道越巧的越低本人固自以為得計時賢歆羡他所得誰不求教只是由君子觀之便醜的嗏若說他那妻妾已蒲伏於位高金多者之前矣那有羞理○這場笑罵不止為他失已更為以失已之身驕人

下孟卷之四終